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六十五回 報夙仇龍瑞興水 失印綬遭徒覓取

話說濟公在張大人行轅後面，把老道用僧帽罩住，就吩咐眾人，連同受傷的那刺客，一並搭到前面，下於獄中。焉知眾人還沒動手，忽聞牆外一聲響亮，霎時白浪滔天，從牆外直灌進來。濟公忙叫眾人躲避，自己復又除下僧帽來，念動真言，立刻變成一隻小船，濟公就立於船中。那水愈灌愈多，頃刻與牆齊，幸虧只有四五丈一路，四五丈之外無所波及，人家遠遠望見，正如一道白光，所以不致害及百姓。濟公立在帽中，只睜著眼瞧著，水過處，忽見一物，人首龍身，長有□餘丈，矢矯空中，兩眼如燈，張開血盆大嘴，向著濟公作吞食之勢。濟公知道此物利害，忙念動真言，一擊掌，一個掌心雷出去，聲震房屋。焉知此物利害，那雷打到他身旁，他一張嘴，一股黑氣呵出，那雷就被他撞散。濟公又擊一掌，又是一個霹靂，那物又一叮氣，又被他呵散。如是者三五次，濟公著忙，趕速用手向自己頂門一指，一個響亮，頓時現出文六金身，頭如拷佬，身穿綴錦，赤著兩條腿，頂上現出三光，那物一瞧就呆了。濟公伸兩指，咬破指頭，對著他兩眼用力射去。只聽得大吼一聲，早被濟公把兩眼射瞎，那物就不能見，亂跳亂吼。濟公道：「你這孽畜，還敢倔強，吾今天定要你的命。」正要用法術收他，忽然見空中彩雲繚繞，音樂悠揚。濟公抬頭，見一位朱衣神，童顏鶴髮，手執拂塵，叫道：「知覺羅漢，你今天幾被此物所窘，吾得信已遲，趕緊走來，已是不及。這是他自作之孽，今天成了廢物，與你無干。你今天就把這東西交給吾罷。」說畢，把身上個小葫蘆解下來，揭開蓋，對著那物只一拍，只見漣漣溜溜一道白光，收了進去，霎時之間，那東西也不見了，水也退了。

原來這物也是龍種，名龍瑞人，是婦人得了龍氣所生的。他一出娘胎，就飛到海中去修煉，修了五千年，就成這個形狀。他一出世，就有□丈海水跟他，因為濟公前世跟如來渡海，他來迎接，濟公把他戲弄，這時礙著如來佛面，不敢報仇。後來知道濟公降生，做了和尚，在西湖靈隱寺，他又要趕來，四海龍王救廣，知他敵不過濟公，再三勸他，方才忍著耐著。這一回濟公兩次渡江，就有巡江夜叉給他報信，他就悄悄出了海關，來到江邊守候。候了一日，知濟公又渡江過去，在張大人行轅，他躡身躍上半空，一路趕來。剛正濟公在後面把老道捆縛，他一施法，那水就從地底下起來，保護他過牆。焉知濟公不怕水，又不能吞他，相持良久，被濟公把兩眼射瞎。正要逃走，剛正火德星君趕來，連身帶水，一並收在葫蘆內。濟公昂頭道：「多謝星君前來解圍，緩日再來謝罷。」星君笑道：「羅漢好說，吾去了。」說罷，就見一陣清風，冉冉去了。

濟公這才走到前面，見眾人在屋中發呆，濟公便問道：「這裡倒沒有水來嗎？」張大人道：「這裡雖然沒水，外面被水撞著的，都牆塌壁倒，叫苦連天，幸虧被水的沒有幾家，又不曾傷人，還算不幸中之大幸。」濟公道：「這也是吾和尚作下孽，現在吾要向大人化幾百銀子，賑濟賑濟他。」張大人道：「使得，不消聖僧費心，吾自有道理。」濟公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又問：「兩個刺客現在那裡？」張大人道：「現在下在監獄中。聖僧若要問他，吾去提來。」於是就吩咐取監牌來，用硃筆批道：「立提刺客兩名，」標好遞給家人，一面同濟公升大堂，另備一個偏位，給濟公坐了。須臾提到，兩刺客直立堂上，不肯下跪。張大人把驚堂一拍道：「你們到此地步，還敢倔強嗎？」兩人睜著眼大聲喝道：「吾們被和尚妖術所弄，被縛遭擒，你就把吾們殺罷。若要吾屈膝，除非海枯石爛！」張大人大怒道：「你敢不跪！吾定要你跪下，然後問你口供。」兩人冷笑道：「你要吾跪，你先給吾跪下磕個頭，吾們就跪。」張大人大大怒，立刻吩咐左右：「取木棍來，給吾著實重打。」左右領命，就用大木棒向兩人膝蓋亂打。焉知兩人一用勁兒，腳骨都像鐵鑄的一般，那些打他的人，倒把手也擊痛了。

張大人弄得沒法，回頭對濟公道：「這兩人頗有妖術，聖僧給吾治治他，消消氣。」濟公道：「大人要他跪下嗎？」張大人道：「不差。」濟公隨即手一指，只聽兩人股骨一聲響亮，「啊啣」了一聲，即時跪下。張大人笑道：「你還說不跪嗎？」兩人知道利害，不敢再倔強，只俯首無詞。濟公問道：「你二人叫什麼？那裡人氏？那個叫你來的？照直供招，還可饒你們性命；如若不招，吾就請張大人立刻把你們正法。」二人聞言，就道：「願招。」濟公道：「既已願招，就說罷。」那老道就先說道：「吾姓蕭名大越，是這裡平望人，自小在白雲寺出家，拜的師父就是劉香妙的師父。這一回探聽得劉香妙被和尚捉縛，送到鎮江府正法，吾心中一氣憤，就要來刺殺和尚。吾的義兒宋五，他頗有本領。他說殺雞焉用牛刀，只須吾一人一刀，跑去包可馬到成功，把和尚的頭獻來。吾當時答應了他，送他到牆外，仔細一想，和尚不是好惹的，恐怕他有錯失，也就躡進牆來，在樹上等著。不料他冷不提防，被和尚徒弟用石塊給打倒，吾一著急，就從樹上跳下，想殺他徒弟，給吾義兒報仇。焉知和尚在背後，用什麼邪術，給吾罩住，以致吾也被縛遭擒。這是已往從前之事，並無半句虛言，還求大人筆下超生，念吾為義氣而來，就寬赦吾罷。」

張大人聞言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原來也是劉香妙的黨羽嗎？吾正要捉你們，苦於沒有主名，沒處尋覓。你今日自投羅網，吾焉肯輕輕饒你！」說罷，就叫差役仍釘鐐收禁，自己同濟公回到後面書房落座。馬如飛等前來問訊，張大人就把老道口供學說一遍，一面叫廚房排酒。眾人坐了席，張大人一者被龍瑞人嚇了一嚇，二者自己印綬失去，如要查不到，非但前程丟去，而且連身家都不保，所以心中躊躇憂急，那裡還咽得下酒菜？不過坐於主位，陪著略略飲幾杯罷。濟公仍是大抓菜、大口酒的大喝大吃。嚼到半席，濟公笑說道：「你的印現在查得地方，只須等到晚上，叫吾兩徒弟去走一遭，取來就是了。你盡管放心喝酒罷，吾和尚從沒有說過謊、騙過人家。大人如要不信，只待三更就見分曉。」張大人聞言，拱手道：「師傅是聖僧，法術無邊，說有自然准有。只是吾不知其中緣故，總有些兒不放心，請師傅把大略情形，先給吾說說罷。」濟公搖頭道：「這事不可洩漏，橫豎此刻已經天晚，再過二三刻就好明白。」張大人聞言不敢再問，眾人又閒談了幾句，已是黃昏天氣，濟公就要吃飯。吃罷了飯，洗過臉，張大人已給濟公師徒三人安排下牀鋪在裡書房，另在書房對面配房裡，給馬如飛師徒安設牀鋪。

濟公吩咐雷鳴、陳亮到自己房中，寫了兩封字條兒給兩人佩帶，吩咐道：「你們各人帶上單刀一柄、長索一捆，出了行轅望東走去。走了□餘里，有株大杏樹，你二人就在樹下休息片刻，乘便就把各人的字柬拆開閱看，照字柬行事，不得有違。」二人點頭答應。濟公又叫二人把衣裳脫下，袒開背心，給各人書了一道符，念了幾句真言；又各人給了一丸藥，含在口中，道：「如逢急難，你們就把藥嚥下肚去，水火都不上身的。」二人領命，各各換上夜行衣，藏了字柬，含上丸藥，帶上單刀、繩子，就由書房庭中躡上房去，從屋上走到頭門，這才跳下平地，一路往東而去。二人在路上並不答話，走了□餘里，果然前面有株大杏樹，攔住了去路。二人此時已跑的氣呼呼，正想休歇，就在樹下石上坐了。遠聽四週更鼓正打二更，二人就把字柬拆閱，趁著月光一看，各自點頭，於是就起身仍往東奔。又走了七八里，只聞前面流水蕩蕩，走近一瞧，見是一道橫溪，深不見底。二人走到溪邊，四面一望，並無人跡，心中暗喜道：倘能不被這怪物所見，吾二人安安穩穩，把這個欵差印綬取了起來，省得一場廝鬥。

想還未畢，只聽得正南山洞中一聲響亮，平地就起來一道怪風，吹的飛沙走石，樹葉橫飛，二人幸虧合上丸藥，風吹不上身。風過處，只見山洞中走出一物，形狀如水牛，渾身披著叢毛，其色如黃金一般，頭上一角，長可七八寸，兩眼突出眶外，作深紅色，遠望如紅燈。二人當時就吃了大驚，正要往林中躲避，不料早被那怪物看見，一聲大吼，聲震山谷，就地一滾，霎時變做人形，身長丈餘，青面獠牙，身穿金甲，手執一柄大金斧，就往二人趕奔前來。二人見躲避不過，只得硬著頭皮同他廝鬥。豈知這怪物形狀雖然勇猛，因身太笨重，轉折不靈，沒三個照面，早被雷鳴、陳亮你一刀吾一刀，殺的氣呼呼，支持不住。只是刀著他身上，像碰在石上一般，非惟不能砍入，而且火星迸出，震動手腕。二人著急，暗想道：吾們砍他不入，倘被他砍著，這還了得！正要另想法子破他，焉知那怪物也早著急，大吼一聲。雷鳴一嚇，就跳出圈子外；陳亮也一回身，跳在樹林中，對他瞧著。那怪物又對著山洞亂瞧，只見山洞出來無數怪物，都是奇形怪狀的東西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